

夜先杯

新民晚报

20

我在上海东北部的控江路西段区域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如今要我说那边的记忆地标，那便是跳伞塔。

那时，楼房低，天空高，开阔而辽远，从我们家二楼的窗口望出去，需要越过控江路桥、本溪路桥，越过凤城一村、鞍山一村，越过新华医院、上海电表厂，才能看到跳伞塔，那是多远的距离啊，可是，高高的跳伞塔依然清晰地屹立在我的眼前。

这座高达三十五米、直径为五米的跳伞塔非常雄伟，也非常漂亮，通体白色，状如火箭，塔身是个圆柱体，中间有个瞭望台，最上端是尖尖的三角。塔顶伸出三条钢铁手臂，抓着下面三顶巨大的色彩鲜艳的降落伞。我伫立在窗前，远远地看着跳伞的人，当他们以失重状态速速下坠时，心里总是揪得紧紧的，连呼吸都屏

住了，直到降落伞脱离伞圈，跟随着缓缓降落，这才吐出一口长气。

跳伞塔于1958年落成，只是那年我刚刚出生，所以错过了前去一跳的机会，因为按当时的设想，这座跳伞塔的任务是为中小

高高的跳伞塔

简平

学学生提供跳伞训练的，根据上海地方志的记载，从1958年到1961年10月，共完成十五万人次的跳伞训练。1963年以后，跳伞塔的任务则改为民兵空降兵训练和业余滑翔学校学员跳伞初级训练。我第一次得以进入跳伞塔的场内，是由于跳伞塔被关闭了，那时的跳伞塔已失去了先前的英姿，白底黑字的标语连同扯烂的降落伞的碎布条在风雨中飘摇。虽然空余一座高塔，冷

清寂寥，但四周的农田却一年四季该绿时绿，该黄时黄，而临近的大连路上的和平公园里依旧湖水涟漪，默默地留守岁月。有一次，我试图钻进跳伞塔里面，我都进到底层了，可发现通往上面的楼道已经封死，连几个小小的窗子都钉上了木条，只剩几道隙缝，阳光照不大进来，里面黑乎乎的。但是，我一点都没有沮丧，相反，倒很有些亢奋，从那些隙缝望出去，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是的，每个不同的窗子，就是一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感知和认识，想一想吧，能从跳伞塔里面看外面，这是一件多么神奇，多么令人骄傲的事情！忽然，一阵风起，蒲公英的白色茸球借助风力呼啦啦地向上飘飞，不一会，天空里满是一顶顶小小的降落伞了。

我就在跳伞塔下，度

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跳伞塔恢复了运转，我看见离地二十五米的伞圈上，降落伞又高挂起来，像绽放的鲜花，后来，就不断有消息传来，比如在全国伞塔跳伞邀请赛上，杨浦跳伞队获得了团体冠军；又比如在全国伞塔跳伞锦标赛上，杨浦队的毛靖获得了个人定点跳伞冠军。八十年代，跳伞塔成了杨浦区最令人

刺激的地方，看热闹的人常常蜂拥而至，跳伞者站在高高的大铁臂旁准备起跳时，他们大声欢呼；降落伞缓缓下降时，他们欣喜雀跃；当跳伞者如飞人一般垂直落到地面时，他们掌声雷动。这样的欢呼声和掌声是有感染力的，引得路过的人也会情不自禁

如今父亲也走了，但这场玉皇山之战，我仍记忆犹新，每每想起，总有如遭受生命的重击，心底会涌起一股久违的激动。那渐已淡漠的血雨腥风、刀光剑影又一次在眼前浮现。这些年，对这样的故事、这样的壮举，我们似乎已有些陌生和遥远，本应日夜回荡的生命之音变得乏力和微弱。身处幸福时代的人们，在安逸和享乐中很少再去思索眼前的宁静、繁华与壮怀激烈岁月的关联；在崇拜明星的世界里，那些曾经为祖国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还知多少？

坐在万籁俱寂的夜里，清凉的晚风轻轻拂着脸颊，眼望寥廓星空，一个声音远远地如歌而起，由远而近向我奔涌而来。我听清了，那是历史的呼唤，一种悲怆而深沉的呼唤：“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

先烈已远去，但他们留下的顽强无畏的斗志和勇于牺牲的精神不应忘却。这个时代需要英雄，也需要信念的回归。不忘来路，坚守初心，才能奋勇前行。



陈德平

岁月过去半个多世纪，对那场险恶的厮杀，父亲后来回忆起来依然刻骨铭心；对郭营长的牺牲，依然深感痛惜。他曾告诉我，当时作为营通讯班长，他一直跟在郭营长身边。营长对他这个“小鬼”视如兄弟，关心有加。在战斗最激烈时，他随教导员冲向另一处山口阻击敌

豆大冰棍，她和小伙伴们慢慢地舔着，一点点把凉爽吞进肚中，没有一个人忍心咬一口，都想把这份清凉含在嘴里久一点，凉在心里多一点……

妈妈和儿子迎来了他们的暑假。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暑假，妈妈终于知道在他快乐的

背后少了什么。于是她带着儿子，来到了外公以前的厂房，讲给他听自己的暑期往事。

母与子的暑假

吴文怡

事；她带着他，来到过去的弄堂里，那棵曾经见证了每个暑假欢声笑语的大槐树，依然展开茂盛的枝叶，留下一片阴凉。

他们仿佛来到了二十多年前的暑假，每天晚上，小朋友们搬着小板凳，男生们聚在仅有的那盏路灯下，下着四国大将和象棋，下棋的小朋友屏气凝神、眉头紧锁，围观的小朋友们隔岸观火，有时还要指点江山，笑声叫声回荡在夏夜的弄堂里。小姑娘们呢，



赏心乐事谁家院（中国画）汤思佳

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跳伞塔恢复了运转，我看见离地二十五米的伞圈上，降落伞又高挂起来，像绽放的鲜花，后来，就不断有消息传来，比如在全国伞塔跳伞邀请赛上，杨浦跳伞队获得了团体冠军；又比如在全国伞塔跳伞锦标赛上，杨浦队的毛靖获得了个人定点跳伞冠军。八十年代，跳伞塔成了杨浦区最令人

刺激的地方，看热闹的人常常蜂拥而至，跳伞者站在高高的大铁臂旁准备起跳时，他们大声欢呼；降落伞缓缓下降时，他们欣喜雀跃；当跳伞者如飞人一般垂直落到地面时，他们掌声雷动。这样的欢呼声和掌声是有感染力的，引得路过的人也会情不自禁

修笔匠师傅

王纪铨

中州路，是四川北路和武进路之间一条长约三四百米的小路。上世纪六十年代，这条路上共有华东师大一附中、民办职工子弟中学、中州路一小、中州路二小和横浜桥第二民办小学等五所学校。修了一辈子钢笔的施天水师傅，当时还是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他修理钢笔的摊位，就在书声琅琅的中州路上。

学校多，学生就多，学生多，用钢笔的人也就多，

加上施师傅修笔手艺好，价格公道，为人也好，所以生意还是挺

好的。那时一支钢笔便宜的一元左右，贵一些的二三元钱，属于“高档学习用品”。我们这些学生不小心把笔尖弄坏了，花几分钱在施师傅那里经他敲敲打打的就修好了。当然，如果笔尖用久铱粒磨掉了或者损坏过于严重，那就只能花两角八分钱换个笔尖了。换个相同的笔尖，在一街之隔的四川北路上的“公家修笔店”要贵一些，所以小伙伴们都在愿意在施师傅这里换。省下来的几

坐进躺椅上，拿着自己的娃娃，玩着永远不腻的“扮家家”，偶尔就着大人的勺子，吃一口甜津津的西瓜。直到谁家大人喊一声：回来睡觉了！此起彼伏的呼唤声，让娃娃们恋恋不舍地收拾玩具，搬着小板凳，约好明天相会的时间，慢慢踱回家……

听着妈妈讲那时的暑假，儿子眼中有着不解，也有着好奇。和小伙伴共同度过的暑假会是什么样的呢？光想想就觉得开心：想和他们一起搭乐高，想和他们走飞行棋，也想和他们一起捧着西瓜，一边挖着吃，一边听有趣的故事……

光阴的流转，让暑假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但却少了一些人情的味道。妈妈和儿子的暑假还在继续，她想带着他，试着追寻自己小时候美好单纯的小热闹，她也愿陪着他，徜徉在他的喜爱中，这交织在一起的快乐，必将奏响暑假里最动听的旋律。

十日谈

老底子格暑假

责编：殷健灵



加上施师傅修笔手艺好，价格公道，为人也好，所以生意还是挺

好的。那时一支钢笔便宜的一元左右，贵一些的二三元钱，属于“高档学习用品”。我们这些学生不小心把笔尖弄坏了，花几分钱在施师傅那里经他敲敲打打的就修好了。当然，如果笔尖用久铱粒磨掉了或者损坏过于严重，那就只能花两角八分钱换个笔尖了。换个相同的笔尖，在一街之隔的四川北路上的“公家修笔店”要贵一些，所以小伙伴们都在愿意在施师傅这里换。省下来的几

梅雨时节，五磊山下，白洋湖滨，晨曦中，宁波慈溪鸣鹤古镇夜雨渐歇，一声鸡鸣唤醒了沉睡的过客，独上西楼凭栏远眺，街河横卧，水色明灭，渔耕人家枕河居，曲巷蜿蜒通幽处，景色宛如宋人《清明上河图》一角，那石桥、亭子、长廊、老宅、古刹、旧巷、埠头、老井、马头墙在微雨中显得朦朦胧胧，又好像在欣赏清代海派画家吴石仙笔下的烟雨楼台水墨画……

庭院深深，栀子花开白色一片掩映在水迹斑驳的青砖墙壁，一行人踏在湿漉漉的青麻石板路上，心底清凉。

古镇有上街、中街、下街，老屋栋栋，古意绵绵，当地老人说：此地自宋代起便形成集市，每逢逢一、三、五、八为集市日，百年前鸣鹤古镇是慈溪的“三白”（棉花、白布、大米）集散地。一家木屋小店，我看到上海小囡从前喜欢吃的三北盐炒豆、三北豆酥糖、绿豆糕、年糕团等小零食。小时候，上海小囡常常会把“三北盐炒豆”的“三北”误读为“三包盐炒豆”。三北豆酥糖由黄豆、白糖、小麦粉、大米、饴糖制成，过去沪上儿童常常吃得满嘴糖粉，因为零食少，一点甜味总让人欢欣鼓舞。“三北”是浙江宁波的镇海、余姚、慈溪三地旧称，是许多上海居民祖籍所在，此地盛产各类茶食小点心。

鸣鹤古镇始建于唐开元年间，与唐初时当地虞氏望族有关。唐代大书法家虞世南的孙子虞九皋，字鸣鹤，出自是《诗经·小雅》“鹤鸣于九皋”。古镇以银号、崇敬堂、廿四间为代表，共有40余幢古建筑，此地有“鹤皋风景赛姑苏”的美誉。旧籍记载，虞世南的先祖虞耸，曾在此造“测天楼”，其侄，晋代天文学家虞喜，利用这一高楼发现“岁差”，《宋史·律历志》记，虞喜云：“尧时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余年，乃东壁中，则知每岁渐差之所至。”‘岁差’这个名词即由此而来。”

曾经，慈溪鸣鹤乡人创建了许多国药号，有人考证，北京“同仁堂”的祖籍地是在原慈溪北部鸣鹤乡的乐家畈，掌起镇鹤凤乐家。还有，温州叶同仁、杭州叶种德、湖州慕韩斋、绍兴震元堂、台州方万盛、上海宓天一、南浔延年堂、嵊县逢春堂、上海裕和药材行等都是鸣鹤乡人创建。

在鸣鹤崇敬堂国医馆里有张来自上海各大医院的老中医定期来为宁波朋友看病的“排片表”。慈溪朋友说：“从前慈溪人喜欢去上海看中医，来回得花一二天时间，现在上海知名老中医来到家门口坐堂行医，大大方便了这里的老年病人。”

鸣鹤天下第一弄，是国药巨子叶天霖的大宅，建于清康熙年间，弄内有承德堂、彭供寺、沿山十八景、药王殿、石桥庵、山沿庙、沈家祠堂、寿字壁等古迹百余处，行走其间，我们仿佛又回到了三百年前的旧时光。金仙寺背靠禹王山，南临白洋湖，初建于南朝梁大同年间。老街上有家老字号“王记馄饨铺”，有人发现里面还保存着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人民政府发放的营业执照。

鸣鹤，千年古镇，一个有美食、有诗意、有文化积淀的地方。

一分钱，小伙伴们可以到旁边的“国泰兴”烟纸店买几颗水果糖或者橄榄、话梅一类的蜜饯零食。比较追求“精神享受”的小伙伴，则可以到不远的小书摊去看几本被称作“小人书”的连环画。如果花一半钱买零食，另一半钱看连环画，简直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了。有时候小伙伴们把钢笔弄坏了，身边又没有钱，但做作业要用钢笔，只能厚着脸皮请施师傅帮忙。施师傅也不拒绝，三下两下就修好了。有的小伙伴第一次会记得把修理费带去，施师傅常常是摆摆手说“算了，算了”。

施师傅仍然在坚守着自己干了几十年的老行当。不久前，我到四川北路办事，特地绕到东新民路去看施师傅的小店，只见人去店关。听一位住在附近的老人说，一年多以前，施师傅依依不舍地结束了他六十多年的修笔生涯，回苏州老家去了。这位老人还说，自己挺佩服老施的，认认真真地修了一辈子的笔，是真的喜欢修笔呀。回老家前，社区里还开了欢送会，号召大家学习他的“工匠精神”呢。

施师傅，仍然在坚守着自己干了几十年的老行当。前不久，我到四川北路办事，特地绕到东新民路去看施师傅的小店，只见人去店关。听一位住在附近的老人说，一年多以前，施师傅依依不舍地结束了他六十多年的修笔生涯，回苏州老家去了。这位老人还说，自己挺佩服老施的，认认真真地修了一辈子的笔，是真的喜欢修笔呀。回老家前，社区里还开了欢送会，号召大家学习他的“工匠精神”呢。



王记馄饨铺

老字号

百年老店

传承

匠心

品质

服务

诚信

满意

售后

保障

承诺

满意